

里摆摊做小生意？可以。贫苦才子想通过读书改变人生轨迹？也可以——上升通道对全民开放，正所谓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；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”。

有学者曾经对《登科录》进行统计，结果发现在601名宋朝进士中，平民出身的就有417名，官宦子弟倒只有184名，只占不到三分之一。这个结果并非偶然，而是科考制度有意向寒门倾斜的结果。宋史学者游彪曾说：宋朝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，“有官人”参加科举，不可点为状元，即使他们的考试成绩排在榜首，也要将状元之名顺延给寒门士子。我们科举考试不但“糊名”以示公平，为了怕考官认出得意门生的字迹，还要请专人将考卷誊抄一遍，令字迹都完全改变，以显公正。

名臣范仲淹就是寒门贵子，从小胸怀大志：“夫不能利泽生民，非大丈夫平生之志。”大了果然得相位。大学者张雍，本也是农家子弟，因为战乱还一度沦为乞丐，在洛阳街头乞讨为生。结果还能以乞丐的身份科考及第，官至礼部、户部、兵部三部侍郎、尚书右丞，足见“英雄不问出处”。

小宋能出这么多寒门贵子，不光是因为科举公正，还因为“官学”。老唐你们的教育资源都掌握在贵族手里，我们可是免费向平民开放的，像是“太学”，不但包吃住，学费全免，还能领点零花钱呢。我们还有“学田”制度，国家拨给学校土地，让学校租给附近农民耕种，获得的收益就拿来做为官学的开支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，这不就让免费教育可持续发展了嘛。

那位贫苦出身的范文正公，他苏州的一块宅地被风水先生夸说是“此当世出卿相”，范仲淹却说：“诚有之，不敢以私一家。”转头就把这块风水宝地捐出来造了希望小学。你看看，重视教育的地方，老百姓就是活得有盼头。可惜到了大明这儿，下层的秀才举人没法做大官，上层的进士与翰林也没有做小官的，科举晋升的阶梯等于从中间截断，你们还搞八股文，害人不浅啊。阿清你更糟，你怎么对我们汉人的你说说，还满汉全席呢，都是门面功夫，一旦有位高权重的官职，汉人补缺难于登天。威胁咱们“留发不留头”，跟着你们梳了几百年的小辫儿，夺笋呐！

说完了穷人，咱们再说说女人。

老唐：这个我熟，“天生丽质难自弃，一朝选在君王侧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”。

小宋：我怀疑你有厌女症，吃你点荔枝都得给你背个红颜祸水的大锅。我小宋要说的可不是后宫嫔妃，而是普通女性。在男尊女卑的古中国，看一个朝代的人权，观察普通女性的生活最说明问题。



《清明上河图》局部。

大明：是不是像你们程颐说的：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？

小宋：程颐家有个侄女丧夫再嫁，他还夸侄女她爹“嫁遣孤女，必尽其力”，所以这句话才不是为了禁锢女性的，恐怕是专门用来讽刺你们钱谦益嫌水冷的呢。

跟你们十三四岁就结婚不同，我小宋的女性平均婚龄大概在十八九岁，知道为啥吗？还不是因为我们经济发达，娱乐项目多，女人不结婚也有大把的事能做。你看《清明上河图》里不就有厨娘，有女使、女伎，还有女侏（女性经纪人），女人也和男人一样走进了劳务市场。而且，按照我们的法律，女儿是能跟儿子一样平分家产的。如果离婚，也能拿走一部分家庭共有财产，假如是娘家的陪嫁，那还算是婚前财产能一并带走呢，哪像后来，离婚非得让女人净身出户。（瞥了一眼元子）

元子：有点口干，我去叫杯奶茶。

小宋：你们都听说过“河东狮吼”的故事吧？不怕骄傲地说，这事就发生在我小宋。要不是有十足的自信，男人怎么会有勇气怕老婆呢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只有最怂的男人才喜欢耀武扬威地打老婆。

元子：咳咳。

一日三餐，焚膏继晷

老唐：你别老扯人权，你倒是来说说你们硬通货有多少啊。

小宋：好说。北宋治平二年，岁收11600万（贯石匹两），